

张蕾◎著

“故事集缀”

型章回体小说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张 蕾 ◎著

“故事集缀”

型章回体小说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导论	(1)
一、“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的命名	(2)
二、章回体小说的现代际遇	(7)
三、“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的发展脉络	(20)
四、问题与方法	(25)
 第一章 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起	(32)
第一节 多故事的时代	(32)
第二节 报刊故事与连载小说	(42)
一、报刊故事,作为新的信奉物	(42)
二、“朝脱稿而夕印行”	(53)
第三节 写故事的人	(62)
 第二章 被共享的资源	(77)
第一节 以《儒林外史》为参照	(77)
一、切合实在人生的写法	(78)

二、影响的效应	(87)
第二节 新小说的示范	(96)
第三章 结构故事的方式	(108)
第一节 章回体的便利法	(108)
第二节 并置的故事	(120)
一、并联结构	(121)
二、串联结构	(126)
第三节 主次故事的差歧	(131)
一、主人公的故事	(132)
二、听来的故事	(138)
第四节 用意向来统领故事	(142)
第四章 人物“群体”的浮世绘	(155)
第一节 人物群体释义	(155)
第二节 从社会群体到故事人物	(167)
一、五类群体的现代处境	(167)
二、人物之间的交互联系	(191)
第三节 被压制的个人和英雄	(199)
一、个人遁出	(199)
二、英雄没世	(208)
第五章 群体叙事的特征	(217)
第一节 众声和弦	(217)
第二节 重复原则	(231)
一、程式·日常·踪迹	(232)
二、《八十一梦》读解	(240)
第六章 故事集缀:小说现代化的面向	(252)
第一节 章回体小说蜕变的昭示	(252)

第二节 黑幕社会与现实主义	(262)
一、揭开“黑幕”的故事集缀型小说	(262)
二、现实主义的宽容度	(273)
第三节 在个人与国家之间	(283)
结语	(295)
一、超越雅俗的故事	(296)
二、章回体小说集缀形态的现代意义	(299)
三、群体的时代	(301)
参考文献	(305)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313)
后记	(318)

导 论

命名“集缀”的依据/“故事”与“小说”的关系/“故事集缀”型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发生蜕变的“章回体小说”//清末民初对于章回体小说的识见/二三十年代对古典和现代章回体小说的不同态度/40年代的审思//古典章回体小说叙述故事的方式/文人独创小说的新体式/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在清末民初的兴起/20年代的盛行与30年代的消退/叙写战时故事//本书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研究方法/分章设计

章回体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最成熟最优秀的部分,可以代表中国小说的艺术成就。然而当中国文学史发展到现代,情形就有了不同。虽然小说进入了文学正统,地位被抬得很高,但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大都以现代格式重新构造小说,很少起用传统的章回体式,用章回体来写小说的一般被目为“旧

式”文人。于是创作于现代的章回体小说很难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尽管如此,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现代章回体小说的创作仍然是多量的。不过这些章回体作品比起古典小说的杰作来确实有了距离,整个文学的语境不同了,无论是所讲述的故事还是承载故事的文体,都发生了变化,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大量创作是章回体小说发生现代蜕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着眼于这类小说,并以此向章回体小说以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内质层面作阐发研究。

一、“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的命名

“‘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是本书对所研究小说的一个命名。何谓“故事集缀”?

依据首先来自鲁迅在评价《儒林外史》时的经典说法。“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①后来的研究者承继鲁迅的说法,把类似于《儒林外史》结构的小说称为“集锦式”小说。陈平原在评论清末民初小说时的看法最具代表性:“来时有蛛丝马迹,去时也留下雪泥鸿爪,可只有在这二十年间,集锦式长篇小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几乎成为一时期小说结构形态的表征。”^②

不仅清末民初小说多用“集锦式”结构来写作,后来的小说也继续着同样做法。有研究者论述张恨水的小说构型道:

在树式、串珠式两种结构模式中,张恨水使用最多且贯穿其创作始终的是串珠式结构。这种结构的第一种情形,即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线索,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作品,其自由度来自对现实事物的剪接、拼构,只要选好行为自由度大的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37页。

人物就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各种新闻、轶事纳入小说。……串珠式结构的第二种情形即梦幻式颇能显现张恨水的探索与求新……构成作品的每一个叙事单元——每一颗珠子都具有情节上的独立性,因此可以随意增添或者减少而不会影响作品形式的完整性,即不会造成累赘感或残缺感。^①

这里所说的“串珠式结构”相当于“集锦式”。未必“张恨水使用最多”的就是这类结构,但无疑,这类结构在张恨水的作品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当然张恨水只是一个代表者,如此结构小说的作家还很多,研究者不太注意罢了。例如马烽、西戎说:写《吕梁英雄传》时,“没有通盘的提纲,只是想把这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物连起来,并且是登一段写一段,不是一气呵成”^②。可以说,这几乎构成了一种创作现象。

多数研究者只看到这类小说在清末民初的状况,包括鲁迅和胡适。至于民初以后的情形则所谈无多。至多在论述个别作家(如张恨水)或个别作品(如《春明外史》)时涉及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民初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这类章回体小说的创作依然在继续,并且涉及的作品及数量都应引起研究者关注。所以,极有必要对这类小说做出研究评定,以更好认清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样貌。

把这类小说称为“集锦式”小说,有一个令人产生误解的地方,即被集的文字都是好的,否则不能以“锦”来形容。鲁迅给予《儒林外史》很高的赞誉,所以《儒林外史》当得起“集诸碎锦”的评价。可与《儒林外史》同类的小说未必其构成段落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何况新文学家对这类小说不乏贬抑之词。因此,必须把“锦”字撤换掉。

胡适评《儒林外史》时说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

^① 刘少文:《大众媒体打造的神话——论张恨水的报人生活及报纸文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51—152页。

^②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后记》,高捷等编:《马烽西戎研究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页。

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①胡适认为清末民初很多小说是学《儒林外史》的,是“短篇”的连缀。郭绍虞在1928年推荐《歧路灯》的时候说到《儒林外史》“似乎是由许多短篇小说集缀而成,而不合于长篇小说的组织”^②。后来吴组缃以“连环短篇”来形容《儒林外史》的结构,是承接前说而来。也就是说,这类小说在形制上仿佛是很多短篇小说的集合。

“短篇连缀”、“短篇小说集缀”、“连环短篇”等称法,都以西方的小说分类学为基础得来。“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引进西方理论时产生的概念,有其一定内涵。胡适是“短篇小说”的积极倡导者,所以他会自觉不自觉地以“短篇”眼光来看《儒林外史》。可是同类于《儒林外史》的小说,甚至《儒林外史》本身,其构成段落也不尽符合由西方概念获得的“短篇小说”观念。因此,从“短篇”角度来看这类小说同样不太合适。倒是“连缀”、“集缀”诸词颇值得参考。

鲁迅评《官场现形记》道:“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③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道:“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始自童年,末无结束,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④《官场现形记》等小说没有获得鲁迅对《儒林外史》那样的赞誉,“集诸碎锦”遂变成了“联缀话柄”。这里取用“集缀”二字以示表意的中性化,同时也沿用了郭绍虞的说法。鉴于“话柄”之称消解了现代“小说”的内涵,改用“故事”更具学理意义。

“故事集缀”型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它的基本构成单元是故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16页。

② 郭绍虞:《介绍〈歧路灯〉》,《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107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④ 同上书,第286页。

事,和古代小说的故事传统一脉相承。古代说话话语最主要的职能是讲述故事。“宋人之话本,更开后世章回小说之门”^①,从说书发展而来的章回体小说最主要的职能和特点也是讲述故事。“故事”和“小说”的关系如何?故事是小说叙述的底本。小说叙事可以按照自身所设计的逻辑,在叙事时间、频率、角度、层次等等方面做出较多变化,以实现不同的叙事效果。故事则是现实的本然,是一种最自然的形态,“可以把故事作为一个现成的、既定的东西信手拈来”^②。小说是对这种现成的自然形态,亦即对故事的艺术创造。

那么如何理解“故事集缀”型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可从伊恩·P. 瓦特对“小说”的认识中找到依据。瓦特认为“小说”真正兴起的时间是18世纪末。其时,“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这种转变似乎构成了小说兴起的总体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③。于是“小说”就被界定为具有独立性和个人性的文体,以和当时的个人主义思潮相呼应。瓦特还把时间和空间的确定性、特殊性作为小说叙事的特征以区别于以往叙事文学的一般性和普泛性。他说道:小说“打破了运用无时间的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的较早的文学传统。小说的情节也因其把过去的经验用作现时行动的原因,使其与绝大多数先前的虚构故事区别开来。通过用时间取代过去的叙事文学对乔妆和巧合的依赖,一种因果关系发生了作用,这种倾向使小说具有了一个更为严谨的结构。而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对小说坚持在时间进程中塑造人物的影响”^④。小说叙事所表现出的因果联系,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逻辑上的,这是现代理性原则的一种适用形态。由此,瓦特把“小说”塑形成一个现代生成物,

① 陈汝衡:《说书小史》,中华书局1936年2月版,第9页。

② [俄]弗·雅·普罗普著,贾放译:《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第12页。

③ [美]伊恩·P. 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第7页。

④ 同上书,第16页。

其核心是个人性。

虽然单纯的“故事”不突出个人性或个体性,不能以瓦特的小说观来衡量,但是“故事集缀”概念的引入,改变了单个故事的性质。所谓“故事集缀”,就是一部小说由多个故事构成。这些故事可以是非个人性的,属于传统的叙事系统,可是当它们一起被纳入同一部小说时,效果便有了不同。在一部作品中,故事之间可以相互独立,也可以因为某个或某些人物牵连起来。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焦点的不断转换,是故事多量形成的原因。这体现出了现代人的一种认知方式,即从专注于个体扩大到对零整性的把握。世事本来就是既独立又相互牵挂着的,非个人意识所能局限住。这样,“故事集缀”型小说就超越了“故事”现成的自然形态,以成为“小说”。

瓦特把个人性看成现代小说的关键要素,同时他又极为强调现实主义是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在西方小说史上,“笛福和理查逊的历史重要性基本上依赖于突然性和完整性,他们使得可能会被认为是总体上的小说类型的最起码标准的形式现实主义得以产生”^①。这里的“突然性和完整性”既指现实的状态,也是现实主义的做法。具体而言,“在小说的背叛中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具有一种完全真实姿态的平铺直叙的文体的适应”^②。先前的叙事文学很多是基于想象的,具有神话传奇色彩的,“小说”使得它们从飘忽在上的状态归落到现实。“平铺直叙”是叙述现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助成了西方“小说”的生成,也被中国的“故事集缀”型小说所采用。对于日常生活的叙写,对于琐碎事件的记述,对于社会人物的描摹……都构成“平铺直叙”的内容,“故事集缀”型小说由此拥有一个开阔的、实在的视景,以区别于中国传统故事浓重的奇异成分。尽管“平铺直叙”不能表露现代人理想的激情,却也显示出现代人对于现实的独特感受。所以,“故事集缀”型小说在中国现代

① [美]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小说中的地位不可无视。

国外小说中也有类似创作。《天方夜谭》、《格列佛游记》、《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源氏物语》、“流浪汉小说”等等,是以讲述或者游历的方式把很多故事组织在一部小说里。也就是说,“故事集缀”的形态不唯中国小说所特有。只是那些国外小说并不属于瓦特的现代小说,而“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确乎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类型之一。这些小说在晚清兴盛起来,是章回体小说进入现代以后的一个突出表现。

本书所言的“章回体小说”不简单等同于“章回小说”,一方面是为了突出一种“文体”意识,另一方面是为了容纳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章回体小说。章回体小说在现代发生了蜕变,“故事集缀”实际上是章回体小说现代蜕变的一个重要形态。所以“章回体小说”要比“章回小说”的涵盖面宽泛。“章回小说”遵循的是传统格式,“章回体小说”更包括了在现代发生蜕变的作品。文中有时用“章回小说”的称呼,或者指那些遵循传统章回格式的小说,或者为了行文顺畅,简约从事,其涵义等同于“章回体小说”。

二、章回体小说的现代际遇

作为现代章回体小说的一种类型,“故事集缀”型小说有其生成的现实语境。它既是章回体小说,同时也是现代小说,而章回体又是一种传统小说体式,这其间似乎存在矛盾。要化解这一矛盾,就有必要明晰章回体小说的现代际遇,以知晓章回体如何被现代文坛所吸纳,由此章回体的故事集缀型小说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现代小说的范畴。

清末民初的小说,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都以章回体居多,即使有变革,也是在章回文体内部引入新技巧。“小说界革命”关注的是小说的观念与功用,而非纯然的小说艺术。所以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之“新”更多的体现在思想意识层面,形式上依旧沿袭了古典章回体小说的传统。

然而,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变化毕竟使文学家们对“小说”有

了自觉。小说不再是正统文学以外的小道,而“为文学之最上乘”^①了。如此认识对于中国文学系统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当时的文学家为了使这一认识能够深入人心,竞相发表关于小说的见解,其中有不少涉及“章回体”。由于清末民初的重要小说作品大都是章回体,对这一文体有所思考是必要和当然的。另一方面,传统小说资源距离清末民初并不遥远,甚至还很贴近,如何看待传统章回体小说便成了人们谈论小说时的热点。

据研究,直到晚清“章回”才作为小说文体概念被提出来。^②当时人把“章回小说”列为小说之一种,如说:“中国旧时之小说,有章回体,有传奇体,有弹词体,有志传体,朋兴焱起,云蔚霞蒸,可谓盛矣”^③。小说杂志征集小说时“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④,且规定“撰述长篇,以章回体每部十六回或二十回为合格”^⑤,要求不失为高。还有把古代小说“章回之分割未明,叙事之不成片段”说成是“均失小说体裁”^⑥,虽然偏颇,但可见出章回体小说被看重的程度。

从小说发展的历史角度谈论章回体小说,也是从晚清开始的。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说:“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而衍出者为《水浒传》……由《水浒传》而衍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⑦另一种更有意味的观点来自吴敬恒的“街谈巷说”：“街巷之谈说者，盖兴于赵宋章回之体。如小说诚以记载街谈巷说为唯一本职，则章回之体，亦当为其主桃之宗子。”^⑧不只说明了章回体小说的渊源，还暗示出一种民间情怀。不过，清末民

① 《〈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1902年第20号。

② 刘晓军：《“章回体”称谓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4期，2006年7月。

③ 俞佩兰：《〈女狱花〉叙》，王妙如：《女狱花》1904年版。

④ 小说林社：《募集小说》，《小说林》1907年第1期。

⑤ 《月月小说》编译部：《征文广告》，《月月小说》1908年第3期。

⑥ 我佛山人（吴趼人）：《两晋演义自序》，《两晋演义》上海群学社1910年3月版。

⑦ 别士：《小说原理》，《绣像小说》1903年第3期。

⑧ 吴敬恒：《〈新华春梦记〉序》，《新华春梦记》，上海泰东书局1916年版。

初的文学家对此尚止于感受,后来则有了更明晰的认识。

在辨析类别和追溯历史的基础上,产生了对章回体小说的总体描述。管达如的《说小说》是一篇较成系统的小说研究论文。此文先从体制上把小说分成笔记体和章回体两类,然后用一段文字专论章回体小说,认为其中心特点在于一“详”字,凡小说之篇幅、故事、感人原因、写作方法等都从“详”字引发而来。^① 相对于笔记体小说,这的确是章回体小说显示出不同的地方,只是这一概括未能把提到章回体小说的主要特征,理论上也不够深入。较富理论色彩的当推解弢《小说话》和吕思勉《小说丛话》,二者都把章回体小说和西洋小说作了比照,吕思勉的分析更接近叙事学理论,从叙事时间、叙述者等方面来考虑章回体小说,比起单纯的感受更能深入到内里的特质。^②

需强调的是,解弢和吕思勉运用中西比照之法,突出了中国小说的特点,以对清末民初文学界所受西方文化影响做出反应。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来认识章回体小说,促进了当时新的小说观念的生成。比较的结果却常常是中国小说胜于西方。“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③的声音习闻于耳。清末民初的文学家对于中国小说,或者章回体小说都怀有一种自信。身处危亡时代,在面对外来的强势文化时,民族之感便油然而生。中国尚有一件可以依附以自新的东西,那就是小说。中国小说,特别是章回体小说,在民众中间有不可思议之力量,好好利用即可达到政治目的。

自信是一种心理状态。面对古代流传下来的章回体小说,清末民初文学家的自信具体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批判,一种是褒扬。批判是为了更正不足,引起警戒;褒扬则是在现代观念的引导下看到了优点,可以借鉴利用以推广光大。两者是就古典章回体

① 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1912年第5、7—11号。

② 参见解弢:《小说话》,中华书局1919年1月版。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3—8期。

③ 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号。

小说的思想内容而言。“愈知其重要,则愈究其优劣”^①,无论是批判还是褒扬,都因寄予了希望才会产生。

批判主要是指责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海淫与海盗。梁启超是持此批判的代表者。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海盗海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②后来批评古典小说的大都沿袭这一看法。

然也有人正视盗与淫是“人生之大欲”,本是合情理的存在,无所谓是非。^③这是非常大胆的识见,也只有在王纲解纽、西学流入、传统规范受到质疑的时代,才可能出现。19世纪末,严复、夏曾佑提出了“公性情”的概念。“何谓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④其在小说,也就决定了创作的题材类别。时人总结道:“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大原素。……此由社会心理使然,不能以此衡作者之短长也。”^⑤这样,海淫海盗问题便在中无形中被消解了,“英雄儿女”的说法置换了“海盗海淫”。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说法,而出在如何利用上,如何才能更好发挥章回体小说的现时功效。

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重新阐释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意蕴。能够容纳新的观念,是古典章回体小说的长处,对待章回体小说的态度由此从批判的一端滑到了另一端。换一种眼光去阅读,指明小说中的深意,使之作用于民众心理,从而适应变革社会的需要。如说:“《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⑥“《镜花缘》一书……提倡女权不遗余力。

① 老榘(黄世仲):《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1907年第6期。

②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第1册。

③ 吴曰法:《小说家言》,《小说月报》1915年第6号。

④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11月18日。

⑤ 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1912年第5、7—11号。

⑥ 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号。

若嘲世骂俗之快文,可为社会一切之圭臬者,更指不胜屈。”^①由今来看,这类诠释不免牵强,可是诠释者灌注给章回体小说的意义却是全新的,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无。受时代感召以及西学刺激,到传统小说中寻找新学说的对应物,借重小说在民众中间的效力,以推广新知。

与此同时,清末民初的文学家还在不断创造着新的章回体小说,以直接传达他们的政治观念与社会理想,免除了重新阐释古典小说的一番周折。然而新小说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晚清时代已有人意识到了这点,指出:“新小说之出现者,几于汗牛充栋,而效果仍莫可一睹,此不善作小说之过也。”^②1915年,曾热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在《告小说家》一文中明确表示出了他的忧惧:“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海盗与海淫而已……近十年来,社会风气,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③心绪极端失望。至此,海淫海盗问题已不再纠缠于古典章回体小说,而转移到了现代章回体小说身上。

对古典章回体小说另眼相待,胡适应是作俑者。胡适推崇章回体小说,最瞩目的表现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文中,胡适不断提及《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因为要建设国语文学就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④,这几部古典章回体小说在胡适看来堪称范本。胡适观照古典小说的角度与清末民初文学家不太相同。他是从文本语体层面而不是价值属性层面来改换历来对于文学、对于小说的观念。文学革命从语言入手,既可以让新文学的诞生势如破竹,同时也可以证明新文学并非全是影响与接受的横空之物,而与中国白话文学史的进程息息相关。古典章回体小说在此间扮演的角色异乎重要:一是小说地位的提

① 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3号。

② 天僊生(王钟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月月小说》1907年第9号。

③ 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1915年第1期。

④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高,使古典小说中发展最完备的章回体小说能独立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新文学建设身处的又是清末民初大量章回体小说蜂拥的时代,于是章回体小说便成为文学过渡时期唾手可得的借鉴资源;二是章回体小说产生自古代民间社会,与新文学要打倒的正统文学属于不同谱系,可以成为历史依据的来源,不会与新文学的破坏力量发生抵牾;三是这一民间文学传统与新文学的理论预设暗相切合,章回体小说讲述的是普通民众喜爱的故事,新文学作品也力图在这些读者身上发挥启蒙作用;四是章回体小说的白话文体由来已久,发展充分,是国语运动可资借鉴的典范。于是,胡适把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推到了文学革命的前沿位置,作为学习的范本。这是古典章回体小说在现代最为辉煌的时刻。

同样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面,胡适对创作于现代的章回体小说提出了批判:“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做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①就当时胡适所能看到的章回体小说而言,“官场”是指《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类的“谴责小说”;“妓女”是指《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之类的“狭邪小说”;“中等社会”是指《广陵潮》、《留东外史》等“社会小说”。官场小说盛于晚清,之后的章回体小说写这类题材的不如晚清时期那样集中,而写妓女和中等社会的小说则可以“社会言情”统而论之,它们是现代章回体小说的最重要部分。胡适说的“登告白征求材料”针对的是当时的“黑幕书”。1916年9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起“黑幕大悬赏”,辟出专栏征答“黑幕”。文字内容多涉及社会上的腐败污浊处,章回体小说纳入此类材料的不在少数,由此引起文学革命家的很大不满。“黑幕小说”的端绪可上溯至晚清“谴责小说”,这类小说关注社会奇闻轶事,形成“故事集缀”的特别叙述方

^①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